宋賢事彙

故有此言

楊龜山先生時云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寬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寬亦貴有制若百事不管惟務寬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已盡寬不妨伯淳作縣常於左右書視民如傷四字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撻了人

東萊呂氏祖謙曰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未有捨此二字而能有濟者前輩當官常以方便爲上如差科既不能免即求其間求所以便民省力者不使擾擾重爲民害其益多矣

張無垢先生九成云快意事孰不喜爲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蓋於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也

呂舍人本中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

若能清勤外吏行一忍何事不辦諺云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

中書每事必用例吏操例在手顧金錢惟意所欲與自舉用之所不欲行或匿例不見韓魏公琦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謬不可用者為綱目類次之每用例必自閱自是五房吏不得高下於其間。

熙寧三年初行新法邵康節先生雍門生故舊仕宦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答曰正賢

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邵伯温言嘗聞之先輩曰凡作官雖吏部有罪必立案而後決恐或出於私怒比案具怒亦平不至倉卒傷人每決人有未經杖責者宜謹之恐其或有所立伯温終身行之

宰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為意寇萊公準終日游宴所愛伶人或付富室輙厚有所得張文定公齊賢黨蕩任情獲刼盜或時縱遣之惟向文

簡公敏中以勤著稱上曰大臣出臨四方盡心民事者向敏中耳

韓魏公琦勤於吏職簿書文檄莫不躬親或曰公位重名高朝廷賜守鄉郡以安養可無親小事公曰已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日俸萬錢不事事何安哉

歐陽文忠公修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僕馬鮮明進退有理為人診脈按醫書述病證聽之可愛然服藥無功則不如貧醫貧醫無僕

馬舉止生疎不能應對然服藥疾愈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材能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公爲數郡以寬簡不擾爲意如楊州青州南京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間事已自減五六一兩月後官府閒如傳舍或問公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廢弛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所謂簡者不爲繁碎耳

張芸叟[illegible]見歐陽文忠公修多談吏事疑之

且曰學者求見莫不欲聞道德文章今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吾昔貶官夷陵彼非人境無書史可遣日因取架閣陳案觀之見其枉直乖錯違法徇情無所不可且以夷陵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遇事不敢忽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歷三事竟是當時一言之報耳張又言自得此語至老不忘老蘇父子亦聞之其後子瞻亦以吏能自任嘗謂人曰我於歐

陽公及陳公鄰處學來

歐陽公修代包孝肅知開封，孝肅以威嚴御下，而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有以孝肅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同，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

韓魏公琦鎮大名，魏牒訴甚劇，公事無大小必親視之，雖疾病亦許就決於臥內。人或勸公委之佐屬，公曰：兩詞在官，人之大事，生死予奪。

言而決何委人乎。

曾子固鞏作州凡事應下縣者度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趣期盡不報楼其罪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按與期者即有遣逮州不遣人進縣縣毋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公小則罰與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公所領州多號難治及公爲之令行禁止庭無留事囹圄屢空人見公朝夕視事數刻而罷

若無所用心者吏民初或憚公嚴已而皆安其政既去久而彌思之

周濂溪先生敦頤提點廣東刑獄盡心其職務在矜恕不憚出入之勤避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皆緩視徐按以洗冤澤物為己任

吳武安王玠為宣撫副使常步出與軍士立語幕容諫以大敵不遠安知無刺客萬一意外豈不上負朝廷下孤軍民之望哉王曰誠如君言但玠為宣撫恐軍民有抑冤無告者為門吏所

隔無由自達所以屢出耳

人疑伊川先生通變不足謝良佐曰先生才大嘗見陝右用鐵錢既而更以銅謂無利遂止先生曰此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少私鑄者衆費多利少則民不私鑄利歸公上矣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先生謂價增則鹽將積而不售反不如平估之利其後果然司馬温公大變熙豐之法先生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變温公不然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此觀之先生之才亦可

見其梗槩矣

眞西山先生德秀再知泉州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嗇養精神先生曰郡敝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

陸文安公九淵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於庭復令自持狀以追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爲決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

趙忠肅公鼎在越惟以求吏恤民爲務每言不

東吏雖善政不能行由是奸猾屏息

吳正肅公育為政簡嚴其治開封尤先豪猾曰吾有何以及斯人去其為害者而已

張忠定公詠知益州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公緝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公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也

韓魏公琦知鄆州京東多盗捕盗之法以百日

爲三限限不獲則抵罪、盜未必獲而被刑者衆
公請獲他盜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刑之路、
故盜、多獲、朝廷著爲天下法

韓魏公琦嘗謂政貴自然、不自然、則擾、太原土
風喜射、民有弓箭社用木弓、公聽之、後繼者籍
爲部伍令用角弓、自此有買牛置弓者、人始騷
然

吳正肅公育知蔡州京師有告妖人千數聚確
山者、詔遣中使往至欲發兵索之、公曰育在此

雖不敏聚千人境內毋容不知此特鄉民用浮

居法相聚以利錢財耳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今

以兵往人將驚疑請留毋往中使以爲然召十

人至械送京師皆無罪得釋

种世衡初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

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轉輸不問所出入

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皆習射雖僧道婦人

亦習以銀爲射的中者輙與之既而中益多銀

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訴徭役亦使之

射。射中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亦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比數年、青澗遂以富彊

錢宣靖公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家小女奴逃亡、父母訟於州、知州命錄事鞫之、錄事嘗貸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共殺女奴、棄水中、富民不勝榜楚、自誣服、州官審覆無異、公獨疑之、留數日不決、錄事詣公詬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耶、公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視其獄辭耶。留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

皆怪之公一旦詰知州屏人言曰若水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公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問之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縱之知州欲爲論奏其功公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寃耳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詣公謝公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太

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年爲知制誥、二年爲樞密副使、

張文定公齊賢在眞宗時、戚里有訟分財不均者、因入宮自理於上前、更十餘斷不服、公請自治、上許之、公坐相府、召訟者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即命各供狀結實、趣歸其家、令甲入乙舍、乙入甲舍、貨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明日奏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也、

范忠宣公純仁知襄城縣。襄城民不事蠶織。公教民植桑。民之有罪而情可寬者。使植於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拔所植與除罪。數年桑樹成林。號爲著作林。著作公宰縣時官也

樞密學士陳公襄治平初召還。將行。委官閱公帑。得無名錢數百萬。因召積年有官逋未償。情可憐而力不足者。悉以輸之。蓋公淡於宴樂。故餘足以周物。

孫莘老覺知福州。民欠市易錢繫獄者甚衆。適

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佛無露坐者孰若爲獄囚償官使數百人釋縲絏之苦得福豈不多乎富人從之囹圄遂空

張忠定公詠在杭有富民病將死子三歲命壻主其貲而與壻遺書曰他日分財以十分之三與子七與壻子旣長立訟之壻持遺書詣府公閱書曰汝父翁智人也時子幼故以此屬汝不

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壻七與子皆泣謝去

包孝肅公拯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公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殺牛者公曰何爲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服

張忠定公詠治成都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逃亡者公許其首身拘母十日不出釋之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疎結髮之情何厚舊爲惡黨今又逃亡

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者繼至，竝遣歸業，民悉安居

程明道先生顥爲鄠令，南山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莫敢禁止。先生戒寺僧曰，俟復現，必先白，吾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其令扶溝，適府境有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獨先生所部，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

樞密學士陳公襄爲浦城主簿，攝令事，民有失

物者賊曹捕偷兒至數輩相撐拄公語之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非盜則否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禱陰塗以墨而以帷蔽之命羣盜往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無汚鞫之乃為盜者畏鐘有聲不敢捫也遂服罪

程公世衡知澠池縣葺一廟其梁重大衆莫能舉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搏傾城人隨往觀之既至手不教

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舉廟梁然後覩手搏衆欣然共舉之須臾而上

曾魯公公亮知鄭州郡多寇攘公至悉竄他境路不拾遺民外戶不閉至號公爲曾開門嘗有使客亡橐中物移文求盜公諭以境內無盜必從者也索之果然

張忠定公詠凡興作夏則卯入午歇一時冬抵暮放有一瓦匠因雨乞假公判其狀云天晴蓋瓦雨下和泥事雖至微公俱留意

龍圖閣直學士吳芾在孝宗朝前後守六郡嘗言視官物當如已物視公事當如已事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

荒政

蘇兵部者爲陝西轉運景祐中洛陽旱荒百姓饑殍洛陽留守求粟二十萬斛公移文陝府與之仍奏聞同列謂粟可實邊奈何移之別路公曰春秋有恤隣之義苟乏餽運者當自謀必不以此相累朝廷甚嘉之

韓魏公琦以益利路人饑招募壯者刺以爲廂禁軍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

范文正公仲淹領浙西時大饑公設法賑救仍

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湖上居民空巷出游又諭諸佛寺興土木又新廒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杭州不恤荒政傷耗民力公乃自條敘所以宴游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為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公之惠也

富鄭公弼知青州會河朔大水民流入境內公勸民出粟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

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官吏待闕者給之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廪之約為奏請受賞率五日輙遣人以酒肉勞之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葬之叢塚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責粥食之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

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式公每自言日過於作中書令二十四考矣

范忠宣公純仁知慶州時大饑公發常平粟濟之僚屬請奏而須報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

趙清獻公抃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諸州皆厲禁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米商輻湊米價更賤民無饑死者

葉石林夢得政和閒帥潁昌歲值災傷浮殍自鄧唐入境不可勝計公盡發平常倉粟賑十餘萬人惟遺棄小兒無處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人固願得之但患旣長來識認耳公閱法凡傷災棄遺小兒父母不得復取古有爲此法者遂作空劵數千具載本法給內外廂界凡得兒者書劵付之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而置之襁褓者

宣和六年秀州大水流冗塞路洪忠宣公皓

時爲司錄事、白郡守、悉籍境内粟、留一年食、發其餘糶於城之西隅、不能自食者爲主之、立屋於兩廢寺、十人一室、男女異處、飢病藥粥、歿者有瘞、侵牟闌竄者逐之。會浙東綱常平米四萬斛過城下、公鎖津柵、諭守使截留、守不肯、曰此御筆所起、罪死不赦、公曰、民仰哺當至麥熟、今臘猶未盡、中道而止、則如勿救、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訖留之、居無何、廉訪使王孝迪至、曰平江訴饑者旁午、此郡獨無何也、守具以對、即延公

卿兩寺驗視民肅然無出聲孝嵩曰吾嘗行邊軍政不過是也違制之罪得爲君脫之公曰食猶不足公能終惠復得二萬石乃可孝嵩以聞卒如請而得前後所活九萬五千餘人

紀綱

張忠定公詠爲樞密直學士同知銀臺通進封駁司時張永德爲并代帥有小校犯法笞之而死詔按永德公封還詔書曰永德方被邊寄若責一小校遂摧辱之臣恐帥體輕而小人挾上矣太宗不從無何有營兵脅訴軍校者公引前事爲言太宗改容勞之

胡文恭公宿皇祐中知審官制院時溼卒以折支不給出惡言欲爲亂詔斬二人黥一人乃息

仍命劾三司吏三司使包拯護吏不遣公曰涇
卒固悍肆然當給之物越八十五日不與詰吏
安得無罪陛下以拯近臣不令置對已爲曲法
申恩而拯猶不自省公拒制命臣恐主威不行
紀綱廢矣拯懼立遣吏就獄
張文定公方平言比年以來內則臺諫外則監
司下至吏胥僮僕皆可構陷其上自將相公卿
宿貴之人皆爭屈體以收禮後輩有不然者則
謗毀隨之惴惴焉惟恐不免何暇展心腹爲國

任事哉。此風不革天下無時而治也。

講筵

孫宣公奭每經筵講讀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仁宗意或不在書則拱默以俟上爲竦然改聽

呂正獻公公著講讀語約而理盡英宗嘗對執政稱其善司馬溫公同列退語人曰每聞呂公講便覺已語煩

元祐初伊川除崇政殿說書時范公祖禹爲著作佐郎伊川謂溫公曰經筵若得范淳夫來更

好溫公曰淳夫已修史朝廷自擢用矣伊川曰不謂如此但經筵須要他溫公問何故伊川曰願自度乏溫潤之氣淳夫色溫而氣和尤能開陳引導後除侍講

伊川先生入侍容貌極莊時文潞公彥博官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或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天子師傅其敢不自重

范太史祖禹在邇英講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等語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留聽哲宗首肯再三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儼如在上側命弟子侍先按講其說明白簡當燦然成文無一長語冗字蘇東坡稱其得講師三昧爲經筵講官第一

言事

韓魏公琦爲諫官時王沂公曾爲相魏公嘗納劄子沂公云近見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向來如高若訥輩多是擇利范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意於國家事爾

程明道先生顥拜監察御史裏行入謝言陛下擢臣爲言官使臣拾遺補闕臣不敢有所隱避若欲臣摭拾人短長攻訐排擊以沽名譽臣不能也或問御史之職先生曰正己以格物又嘗

語人曰任人喚做啞御史。我只是要格君心。方王安石議改法。攻之者至有肆駡。先生獨以至誠開導君相之心。其後嘗曰新法之行。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

慶曆中。余襄公靖歐陽文忠公修蔡忠惠公襄王懿敏公素爲諫官。時謂之四諫。四人力引石守道。執政欲從之。時范文正公仲淹爲參知政事。獨曰石守道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奇異。

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主上雖富於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伏其言而能後守道作慶曆聖德詩韓魏公與范公適自陝西來朝道中得之范公拊股謂公曰爲此鬼怪輩壞了也

江公公望建中靖國初除左司諫時右司諫陳祐因進對上謂曰凡有公事宜與江公望商議乃來祐見公公曰榻前一㪘之地是人臣對君

父極言天下事去處惟上不欺天中不欺君下不欺心則可免矣人見各有不同惟不可附會福他日見上誦之

朱忠靖公倬爲諫官每上疏必夙興露告常言人主任我以耳目非報怨任氣之地必須上合天心勿爲子孫植荆棘

英宗初即位有疾太后同聽政至是傅獻簡公堯俞再上疏請還政未聽久之頗聞内侍任守忠有惎間語公又上疏請誅竄讒人於是太后

遂還政而逐有忠等公復奏疏天子謂太后給事左右之人宜頗錄其勤勞少加恩惠以上慰母后下安反側且有忠既去其餘一切不問可也

范文正公仲淹請太后還政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太后崩召爲右司諫時言官希旨多暴太后時事公獨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

傅獻簡公堯俞言以帷箔之事加人萬一非辜

令終身被惡名致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

言之得無訒乎。

劉元城先生安世見程先生頤因言及王荆公安石先生曰金陵亦非常人其粗行與老先生司馬溫公畧同其質朴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爲意亦同但學有邪正爾而諸人攻之輙多溢惡之言此人主所以不信嘗記漢時大臣於人主之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如匡衡論朱雲以爲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

其一也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乖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謂以財利結人主如桑弘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姦邪如盧杞大奸如王莽則人主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

仁宗朝言事者務爲訐激至汚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范忠文公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闊略不言陳執中爲相公論其無學術非相器及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不宜因一婢逐宰相御史舍大責細

暴揚燕私非體也識者譏之

哲宗朝田晝與鄒浩善晝監廣利門浩除言官諫廢孟后立劉后專得罪臨別浩出涕晝正色曰使君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

蘇公昞自布衣召為博士以上章得罪謫饒州過洛見尹和靖及伊川既行伊川謂和靖曰蘇季明殊以遷謫為意和靖曰然也焞嘗問季明

當日上意爲國家計耶爲身計耶若爲國家計自忻然赴饒州若爲進取計則饒州之謫猶爲輕與季明以焠言爲然伊川曰名言名言

聞望

韓魏公琦子忠彥使遼虜主問左右孰識韓侍中觀忠彥貌類否或對曰頗類乃即宴坐命畫工圖之舊與京尹書皆押字不名及公留守始書名仍喻來介曰以侍中在也公去魏後留守引前比强之不可每南涉臨清界誡其下曰此韓侍中境無多須索也使來必問韓侍中安否我使去如之

文潞公彥博在朝遼使來聘望見公殿門外却

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天下異人也公歸洛西羌首領有温谿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

包孝肅之公正司馬文正之清節天下稱爲包家司馬家市井田野小民見不公者曰你一箇包家見貪汚者曰你一箇司馬家

熙寧中司馬温公邵康節居洛陽里中後生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

司馬温公光名聞華夷文潞公彦博之留守北

京也嘗遣人入遼偵事見虜主宴羣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以撻扑之曰司馬端明耶其清名在夷狄如此狄諜使遼接伴問司馬中丞今為何官諜曰今為翰林學士曰不為中丞邪聞是人甚忠亮公既相雖田父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及神宗崩公赴闕衛士見公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遂

徑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及再相遼人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愼毋生事開邊隙、

范公祖禹爲諫議僦居與御藥院陳衍園隣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恐范諫議聞之

忠厚

伊川先生每見後生有譏議前輩者曰賢且尋他好處說。鄒志完浩以諫得罪或疑其賣直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張繹曰此忠厚之道。

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其善用兵知太名十餘年有告其謀叛者亟徙知鳳翔而以王晉公祐代之且委公密訪得實許以趙普所居官公察知其妄但得二家僮恣橫狀以便宜決配而

巳驛召問因力爲辯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從公知襄州彥卿竟亦無恙公後創居第手植三槐於庭曰吾雖不爲趙普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巳而魏公旦果爲太保

賢公儀開寶中爲翰林學士時趙忠獻王普專政太祖患之欲開其過一日召公語及趙所爲多不法且譽公早負才望之意公盛言普開國勳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鎮上不悅公歸語諸弟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

矣。既而召學士扈蒙、遜，蒙嘗有憾於趙，攻其短。遂罷相，出鎮河陽。盧遂參知政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趙復相，盧貶崖州。

至道元年燈夕，太宗御樓，時李文正公昉致仕家居，上命以安輿召至，賜坐，親酌御樽，選餚核賜焉。謂近侍曰：昉可謂善人君子也，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

李文靖公沆為相，尊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

不樂人論說短長胡祕監旦謫州久未召嘗與公同知制誥聞公參政以啟賀之歷詆前爲參政者云呂以無功爲左丞郭以酒失爲少監辛非才謝病優拜尚書陳新任失旨退歸兩省而譽公甚力公慨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曰吾豈眞優於數公亦適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爲況欲揚一已而短四人乎終爲相旦不復用

王文正公旦在眞宗朝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

者輙引咎。未嘗自辯。至人有過失。輙爲暴白。日者上書言宮禁事。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上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上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上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上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旣而上復馳取。則已焚矣。由是獲免者衆。都尉李和文

召客、呼官妓、爲臺官所論、公乃作一詩遺和文以不得預會爲恨。明日上出臺疏示公、公曰、臣亦知之。嘗遺以詩、恨不得往也。太平無象、此其象乎。上遂釋不問

方謹言御史、籍丁謂家、得士大夫書、悉焚之。世稱其長者

王續爲沂州録事參軍時、魯公宗道爲司戶參軍、家貧、廩不給、每預貸俸錢。魯御下嚴、庫吏怨而訴之州、將劾王、王諭魯曰、但歸罪其君無承

也曾曰章實自其公何罪焉王曰其祿祿經生仕無他志苟仰俸入以養妻子得罪無害別以官物貸人過不及免君公輔器無以輕過輒累遠業併得罪何益卒明曾不知而獨得私貸之罪曾深媿謝不自容而王由是沉困二十餘年晩用薦者引對吏部狀其功過奏曰有曾名時曾已忝大政立殿中仁廟目曾曰豈卿耶曾稱謝且具道其實仁廟歎曰長者也先是有私過者例攺次等由是得不降等詔攺大理寺丞王

仕省郎累典名郡晚年田園豐腴子孫蕃衍壽八十九卒人以為厚德之報

胡文恭公宿知湖州前守滕大與學校費錢數千萬胡安定始教授於其間既而滕去羣小斐然謗議以為用錢不明自通判以下不肯署其籍公曰君等佐滕侯幾時矣假滕侯之誅有不臧奚不早告陰拱以觀俟其去乃非之豈古人分謗之意一坐大慚乃為公署之

韓魏公琦在中書見諸路職司摺拾官吏小過

則不懌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況仕者望爲公卿次亦望爲侍從二千石奈何錮之於聖世乎公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即手封之未嘗使人見在魏府時僚屬路拯執衆呈事狀尾判書名公以袖覆狀尾仰首與語潛卷其狀以授之公又嘗曰人能扶人之危周人之急固是美事能勿自言則益善矣

杜正獻公衍嘗言今上官多摘發下吏小節衍知兗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貧者以公租均給

之不足。繼以公帑有復侵擾百姓者眞貪吏也。乃以法繩之。又曰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箇官。其間不職者委以事使不暇惰。不謹者。諭以禍福。俾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

陳文惠公堯佐十典大州六爲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祐之。故未嘗黜一下吏。

呂正獻公公著人或議其太恕以爲除惡不盡

將失有罪爲異日患、公曰、爲政去其太甚者耳。人才實難、當使之自新。豈宜使之自棄耶。
兵部侍郎呂公居簡文穆公子也、初國子監直講石介作慶歷聖德詩於夏竦極其詆斥、既而黨議起、石謫判濮州歸而病卒、會山東妖人孔直溫謀反、或言直溫嘗從石學、於是竦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耳、有旨編管石妻子於江淮、遣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石棺驗虛實、是時公爲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必發棺空而石

果走乃可。萬一屍在。是朝廷無故剖棺發塚何以示後世。中使曰。然則何以應中旨。公曰。石死必有棺殮。及舉棺定棺之人。又內外親族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今皆檄召勘問。苟無異說。即令具狀保任。亦足應詔也。中使如公言取結入奏。仁宗亦悟。遂放石妻子還鄉。世以公為長者

陳正獻公俊卿為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集。恒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守汪藻走視之。諸掾屬方飲某所。公與卒亦假之行。以後至

被詰公唯唯稱謝已而知其故問公公曰其不能止同僚之行又資其僕安得無過時公方盛怒其忍幸自解重人之罪乎汪歎服

蘇丞相頌知審刑院時知州張仲宣坐事擬杖黥配海島公奏仲宣所犯止可比恐喝條神宗曰免杖而黥之可乎公曰刑不上大夫知州五品黥之使與徒隸為伍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汚辱衣冠耳遂免杖黥但流海外著為令

呂東萊舍人本中為祠部員外郎時苗亘監階

州草場倉以贓坐黥罪公言旣名士人行法之際宜有所避況四方枉濫遠難盡知遠施此刑異日察其非辜雖悔無及矣又此刑旣用臣恐後世不幸憸人盜柄必且借之以害縉紳願酌處常罰以稱陛下仁厚之意疏再上從之

邵伯溫少時讀文中子至武侯無死禮樂其興乎因著論以爲武侯霸者之佐恐於禮樂未能興康節先生見之怒曰以武侯之賢安知不能興禮樂後生輒議先賢亦不韙也伯溫自此不

敢妄論

仁德

曹武惠王彬知徐州有吏犯罪旣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不曉其旨。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受杖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惡之。吾故緩其杖亦不赦也。及討蜀。所獲婦女悉閉一第。竅以度食。戒左右曰。是將進御。洎事罷。訪還其家。無者嫁之。

張文定公齊賢爲江南轉運使。嘗家宴。公自簾內見一奴竊銀器數事于懷中。公不問。晚年爲

宰相門下厮役往往得班行而此奴不沾一日泣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獨遺某何也公憫然曰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念爾事我久今予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此事既發不可復留矣奴泣拜去

李文靖公沆一奴逋宅金數十千忽一夕遁去有女十歲美姿格奴寫一券繫女帶願賣以償公測然視夫人訓育長成擇一壻具奩幣歸之

公病夫婦刲股爲羹至毀哀經三年
曹州富人于令儀一夕盜入其家擒之乃隣舍
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而爲盜耶必迫於
貧耳問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與
之既去復呼之盜懼語之曰爾夜歸恐爲邏者
所詰可俟天明而去盜大感愧卒爲良民

義事

范文正公仲淹語子弟曰吾族甚衆固有親疏然以祖宗視之均是子孫也自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若獨饗富貴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入家廟乎故所得俸賜常均族人晚年買田千畝爲義莊人日米一升歲一縑嫁娶喪葬皆有贍其自政府歸姑蘇焚黃搜外庫有絹若干疋令諸吏錄親舊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幼學壯仕爲我助喜

我何以報之哉在睢陽遣子堯夫之姑蘇取麥堯夫時尚少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也曼卿曰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予以舟麥五百斛單騎之睢陽公問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留滯丹陽公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付之矣

吳文肅公奎姻族有不能自存者爲畢嫁娶以錢二千萬買義莊以周親友貧乏之者家無餘財諸子無宅以居

呂正獻公公著自爲小官不問生事夫人亦好施所散至十之九家無餘積米不足至糴以繼之。

趙清獻公抃嫁兄弟之女以十數在官爲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施棺給薪者不知其數

程伯溫珦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歸教養其子均於

子姪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又取錫女歸嫁之時官小祿薄克巳爲義人以爲難。

查道休寧人官刑部右司郎中見時嘗戲畫地爲大第曰此當分贍孤遺及居京師多聚親族之惸獨者祿賜所得散施隨盡不以屑意與人交情分切至廢棄孤露多所周給初赴舉貧不能上親族裒錢二萬遺之道出滑臺過父友呂翁家適翁喪不能葬將鬻女以襄事道傾褚中錢與之且爲其女擇婿別加資遣又故人卒質

女於人道爲贖之嫁士族縉紳服其履行

杜正獻公衍前母有二子不孝公母改適河陽錢氏祖母卒公年十五六二兄遇之無狀至引刀斫之傷腦出血其姑匿之僅而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傭書度日至濟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旣貴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及錢氏姑氏子孫受公蔭補官者數人仍皆爲之婚嫁

政和間瀘人趙彥霄兄弟二人同爨十二年兄彥雲以聲色博奕業壞踰年彥霄諫不入求析籍又五年而兄之生計蕩然矣公私逋負尚三千餘緡彥霄因除夕置酒邀兄嫂告之曰向者初無分爨意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饑寒之憂今幸留一半亦足給伏臘今請兄復歸中堂主家務即取分書付之火管鑰悉付焉并其逋負償之次年彥霄與長子俱登第

謝逸記曾魯公公亮布衣游京師舍市側聞旁

舍泣甚悲過而問之旁舍生乃一官也欲言而色愧公曰弟言之生曰僕以其事私用官錢吏督之急不得已以女鬻商人行與女訣所以悲耳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吾士人也孰若與我旁舍生跽曰不意君之厚既小人如此且以女與君不獲一錢猶愈商人數倍然已書券納直奈何公曰弟償其直索其券彼不可則訟於官生然之公即與若干錢約後三日以女來吾且登舟俟君於水門外生如公教商人果不

敢爭攜女至期往則公舟去三日矣其女後嫁爲士人妻

貢給事龜年應鄉舉時有考官某初爲縣尉見公大奇之既而公與薦尉喜願妻以女公登第歸尉已捐館妻挈輿櫬相遇於道公使人導意申初約尉妻辭曰尉死囊空今攜百指西歸衣裝斥賣殆盡猶懼不能達往事尚忍言哉公垂涕曰夫人不念死者乃作世俗夷虜語有遂吾志秋毫自齎不敢聞命遂婚而別

東坡記齊人劉庭式議娶其鄉人女旣約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女盲貧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曰吾已許之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老予偶讀唐摭言載孫泰山陽人泰妻郎姨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爲托曰其長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廢病非泰何適人服泰之義隙無已談叢亦云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旣中第女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旣聘而後盲敢辭呂君

曰既聘後盲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皆中進士
第其一人丞相汲公大防是也
呂榮陽公希哲云世人喜言無好人嘗見包孝
肅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
予其子不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
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觀此事
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愧矣

恭謹

曹武惠王彬周時為河中都監蒲帥王仁鎬以武惠帝戚尤加禮遇武惠執禮益恭公府燕集。端簡終日。未嘗旁視。仁鎬謂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嚴始覺己之散率也及事宋為樞密使雖在宥密。常公服危坐。見小吏亦以禮。未嘗以名呼。歸私第惟閑閤燕居。不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已待漏於禁門矣。雖雪霜不易其操。如是者八年

蘇丞相頌執政時哲宗年幼每大臣奏事但稟裁於宣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公奏宣仁。必再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聽聖語。其後既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并劾公哲宗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

辭讓

呂文穆公蒙正爲相子從簡當奏補例授水部員外郎加朝階公奏曰臣昔忝及第釋褐止授六品京官況天下材能老於巖穴者無限今從簡始離襁褓一物不知遽膺寵命恐罹陰譴乞止以臣釋褐所授官補之固讓方允著爲令

富鄭公弼使契丹將行仁宗進公樞密直學士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及還進樞密副使辭愈力數月又申前命公曰

虜雖通好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
受賞亦願陛下臥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置
上前逾月復以命公時元昊使庭辭上俟公綴
樞密班乃坐且使宰相諭公曰此朝廷特命非
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

鄭公懇辭機務章二十上以使相判河陽復五
上章辭使相且言真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仁
宗初年執政乃開此例自是宰相罷者皆除使
相至不稱職者亦然今陛下初即位願立法自

臣始英宗不從

鄭公俗李偲閑公治平初進戸部尚書屢辭令進司徒一辭而拜何也公曰治平初乃辭自辭官今月潞公等皆遜避豈敢堅辭妨他人也

司馬溫公光在英宗朝辭知制誥至八九乃改天章閣待制公上龐丞相啟云光於屬文性分素薄又懶為之當應舉時強作科場文字終不甚工作古文又不能刻意致力近僻鄙俚無益世用雖親舊書啟不免假手於人今知制誥代

王言豈可假手答書敘者爲之光之不受出於赤誠非飾讓也及神宗即位首擢爲翰林學士公力辭上面諭公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公有文學何辭爲公曰臣不能爲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誥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閤門強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庭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

司馬溫公光除樞密副使上章力辭時韓魏公琦在魏移書文潞公彥博勸勉之公答云自古被這官爵引得壞了名節爲不少矣潞公書與魏公云君實作事令人所不及須求之古人他日蒲宗孟言天下人才盡爲光所壞神宗目宗孟久之曰無論別事即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惟見此一人

范忠宣公純仁知襄城縣伯兄久病公承事如孝子召編校秘閣書籍以兄病辭不赴富公責

之守臺閣清貧不易得。小官出常調。亦是難事。何必苦辭。公曰。富貴有命。

程伊川先生。顧爲崇政殿說書。朝廷命兼他職。固辭不報。既而命兼判鼓院。先生言願得專意於啟沃開。入談道德。出判訴詞。非體也。先生雖受職。未爲妻求邑封。或問之。答曰。某起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乃爲妻求封乎

素位

曹武惠王彬平蜀回太祖從容問官吏善否對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也固問之惟薦隨軍轉運使沈倫廉謹可任爲帥

韓魏公琦神宗初立公辭位判永興軍辭朝時二府方議邊事曾公亮等奏曰琦未去乞與同議上亟召之公奏曰臣前日備員政府自當參議今日藩臣也惟奉行朝廷命令耳決不敢預聞上觀公意確遂罷後元豐中呂惠卿出知延

州乃自請與二府同議邊事坐是貶上因曰嘗記韓琦辭朝召與二府議事再三不肯始知老臣自識體也熙寧元年徙判大名時青苗法行臺諫官及言者皆以罪斥中外無復敢言公曰琦舊臣也義不容默上疏乞罷其法朝廷不聽公虓官屬亟奉行曰琦一郡守也其敢不知令傳獻簡公堯俞以呂誨范純仁既逐辭侍御史出知和州通判楊洙問公何未嘗言及御史時事公曰前日言官也豈得已哉今守郡當宣朝

廷德意而反呫呫追言朝政之闕失與誹謗何異時法令有未安者衆議公必有所不從公一切遵之曰君子素其位而行諫官有言責郡知守法而已

出處

周濂溪先生敎頤嘗語友人潘興嗣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吾輩結髮爲學將有設施以澤斯人必不得已止未晚也。

胡文定公安國自言仕止久速惟觀道義行心之所安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問出處公曰子發學易四十年至有成說則此事當素定矣其謂世間惟講學論政當切切詢究若夫去就之幾如人饑飽寒溫

必自斟酌。不决諸人。亦非人所能决也。某之出處自崇以來。皆內斷於心。雖游定夫謝顯道諸丈人行亦不以謀之。浮世利名眞如蠛蠓過前。何足道哉。

或問伊川先生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曰有命。又問在己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己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

徐師川歸洪州欲不復來伊川先生問之曰公免得仕宦否若端的有以自贍不復來固好師川曰亦似免仕宦未得曰如此則當復來仕宦處處一般逃此之彼彼亦有不安處是無地可以自容也師川曰來此復爲人羅織奈何曰顧所爲如何苟皆合道無愧而不能免命也

錢宣靖公若水爲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初謂其有仙風道骨復命老僧決之僧云做不得然急流中勇退人也去神仙不遠矣僧麻

衣道者

至道初呂文穆公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太宗謂左右曰人臣當思竭節保富貴蒙正布衣朕擢爲相今退寂寞想其眼穿望復位矣錢若水曰蒙正風望不爲忝冒僕射崇重亦非寂寞之地且不聞蒙正鬱悒也況今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耳上默然及劉昌言罷上問趙鎔等見昌言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涕泣若水曰昌言實未

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求解職，會晏駕不果。及眞宗初年，再表得請，

處士魏野以詩贊王文正公旦曰：從前輔相皆須出，獨在中書十五秋。泰嶽汾陰皆禮畢，這回好伴赤松遊。文正覽詩感悟，遂引疾去

歐陽公修尹公洙在西京，頗事遊宴，及王曙來爲留守，嘗厲色戒之曰：諸君縱酒，獨不知寇萊

公晚年之禍耶歐起對曰以修聞之乘公正坐老而不知止耳王默然王寇瑨也、

孫宣公奭以太子少保致仕居鄆一日置宴御詩廳公語客曰白傅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于色復顧石守道誦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與大耋之嗟公始終全德近世少比

陳恭公執中初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生日姪

世修獻范蠡圖贊曰賢哉陶朱覇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甚喜即日表納節册日累表求退

龎莊敏公籍知定州請老召還請不已或謂公精力年少所不逮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之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耶凡上表者九手疏二十餘通朝廷不能奪聽以太子太保致仕

范忠文公鎭既退居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

貴賤野服見之不復報謝或時乗輿出遊無遠近皆往元祐初詔起公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已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

韓魏公琦當神宗初登極遂懇辭位上流涕謂相公欲何之公一日持四方人士責退書陳之以爲清議不容如此豈敢安位上流涕公請益堅遂除鎮安德勝等軍節度使兼侍中判相州公嘗有詩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公居常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事

尤着力。

歐陽文忠公修屢乞致仕，門生蔡承禧言公德望為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公曰，修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畫盡，惟有早退以求晚節，豈可更俟驅逐乎。初公在亳，已六請，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少保致仕，公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居焉。

曾忠宣公公亮自嘉祐中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年雖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李

復圭作詩嘲之曰老鳳池邊蹲不去餓烏臺上噤無聲公遂去

仁宗時朝議年七十不致仕者有司按籍舉行翰林學士胡文恭公宿謂不宜以吏議從事宜使人得自言全廉恥

邵康節嘗誦陳希夷語曰得便宜事不得再作得便宜處不得再去又曰落便宜是得便宜

張南軒先生病革有求教者先生曰朝廷官爵莫愛他底

言語

陳了翁　云言滿天下無口過非不言也但不言人是非長短利害雖多言無害所謂終日言而未嘗言。

薛簡肅公奎知開封時明參政鎬爲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有問公何以知其必貴公曰其爲人端肅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知政事

吳賀與賓客言及人之長短母謝氏屏間竊聞

之怒笞賀一百或解之曰臧否士之常怨咎之若是謝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因涕泣不食賀由是恐懼謹默

蘇東坡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貽書戒之曰孔子欲無言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夫言不特出於口其形於詩文者皆言也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以敗君之事矣

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乎乃坡公自言吐則逆人吞則逆己與其逆己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坡公竟以此坎軻終其身

張南軒先生栻答鄭自明書云工於論列者察己常闊疎狃於訐直者發言多弊病

處人

韓魏公晚與歐陽公相知最深。公知歐公不以繫辭爲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爲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也。歐公服公德量，嘗曰：累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明道先生曰：當以誠意動之。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蘇丞相頌知頴州時通判趙至忠本降夷所至與守競公待之以禮具盡誠意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惟公與韓魏公耳

孫和甫使虜過魏見韓魏公琦請教公曰勿以爲夷狄而鄙薄之甚善

韜晦

种放嘗見陳圖南圖南謂曰子他日必白衣諫議然名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全名子其戒哉放晚節果如圖南言

杜正獻公衍有門生宰縣公戒之韜晦生問公直亮而誨其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爲人主所知下爲朝野所信故得伸其志今子爲縣令受制上官賢者不易得未必相信一有牴牾禍且不免何志之能行乎此予所以欲

子韜晦無露圭角也。又曰古人清畏人知。苟欲人知。必生譖毀。但默而行之可也。

錢惟演出守河橋。別王沂公曾。因曰某列樞府。不爲不重。然朝廷每議相不及某。惟公憐之。公曰公才用閥閱遠過於曾。然曾柄用乃先於公者。縉紳之士畏公而不畏曾也。公誠能去其可畏之跡。登庸有日矣。

忘怨

曹武惠王彬征幽州失律趙叅政昌言請按軍法朝廷察之薄譴右驍衛上將軍未幾遂起趙被劾時公已復樞密使三疏力雪之

李文正公昉與盧多遜善多遜屢譖公或以告公不信及入相太宗言及多遜事公頗爲解釋上曰多遜居常毀卿不值一錢公始知之上由此益重公

王武恭公德用爲御史中丞孔道輔所劾罷樞

客出鎮又貶知隨州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道輔卒客謂公曰此害公者今亡矣公憮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

唐質肅公介爲御史論文潞公彥博專權植黨交結宮禁唐坐貶公亦罷相判許州未幾復相即上言唐介直臣今召臣未召介臣不敢行從宗用公言起唐判潭州尋與公同執政後薦其子義問以集賢殿修撰帥荊南

宋元獻公庠以言者斥其非才罷樞相守洛一舉人行囊中有貨物不税爲僕夫所訐公曰舉人應舉孰無貨物若奴告主此風不可長也係屬言舉人父嘗劾公公不荅但送税院倍其税仍治奴罪

趙康靖公槩厚重寡言與歐陽公修同館歐公意輕之是時韓范在中書擢歐公知制誥而以康靖不支除天章閣待制及韓范出乃復除知制誥歐公時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

為其甥女淫亂事連及疾韓范者皆欲文致其罪云與甥亂康靖乃上言修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轉加污衊臣與修蹤跡素疎修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歐公終出降為知制誥知滁州康靖亦求出知蘇州服闋除翰林學士復表讓以修先進不可超越雖不報時論美之

范文忠公鎮為諫官趙清獻公抃為御史以論事有隙王荆公安石數毀范公且曰陛下問趙

扑即知其為人他日神宗以問清獻對曰忠臣上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荊公謂清獻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清獻曰不敢以私害公

呂許公夷簡執政范公仲淹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許公之短許公因出鎮大名范亦落職知饒州從越州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尋改陝西都轉運使會許公自大名復入相言

於仁宗曰范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不宜但除舊職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畧安撫使

范忠宣公純仁知慶州時環州帥种古執熟羌爲盜流南方過慶呼冤公以屬吏非盜也种古避罪譎訟詔御史置獄於寧州公就逮獄成种古以誣告罷任公亦用他過黜知信陽軍後公入爲天章閣待制薦种古爲永興軍路鈐轄又薦知隰州每自咎曰先人與种氏上世有契義純仁不肯爲其子孫所訟寧論曲直哉鄧綰謫

帥淮東言者猶斥之不已公言縮已左降不宜録人之過太深臣嘗爲縮論奏坐黜今日所陳非爲縮也明堂肆赦章惇言呂大防等竄嶺表者宜勿徙公言大防等老疾炎荒非久處之地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只是仰報聖德耳蘇轍平日與公亦多異及轍殿試策問引漢武比先帝哲宗震怒公從容救解轍乃謝公曰公佛地中人也

歐陽公初以范文正事得罪於呂相夷簡遠貶

三峽流落累年。後爲文正作神道碑。盛稱呂能釋私憾。用希文。而共力於國家。純仁刻石。削去此一節。云我公至死未嘗解讎。公歎曰。我亦得罪於呂相者。惟其言公取信於後世耳。吾聞文正自言平生無怨惡於一人。其與呂解讎書見在范集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人。而其子不使解讎於地下。父子之性相遠如此。公知潁州時。呂子公著爲通判。公見其賢。及還朝。力薦之。

尹師魯洙與范仲淹等友善。仲淹罷政。人希時

宰意攻師魯以渭州時事遂置獄劉湜按之欲害師魯卒不能害其後師魯在隨州孫甫知安州過隨對榻語數日甫曰劉湜按師魯欲置師魯於死而師魯絕無一言及之何也師魯曰湜與洙本未嘗有不足之意其希用事者指欲害洙乃湜不能自樹立耳洙何恨於湜哉甫深服其量

虞忠肅公允文爲相爲御史蕭之敏所劾孝宗罷公出之敏公言之敏端方請召歸以闢言路

帝嘉公寛厚命曾懷書之時政記

史忠定公浩爲右丞相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之茂嘗毀公者孝宗曰卿豈以德報怨耶對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爲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公尤甚公薦濟掌内制孝宗曰濟非議卿者乎對曰臣不敢以私害公

處困

范忠宣公純仁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云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箇麄礦的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爲小人侵凌動心忍性修省防避便得道理出來。

呂正獻公公著書座右曰不善加己直爲受之。

或問呂公希哲爲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公曰上焉者念人與己本同一體何者爲詈何者爲辱自然無忿怒心也下焉者且自思曰我何

等人。彼何等人。若還答他。却與此人等矣。如此自處。忿怒心亦自消也。

范忠宣公純仁忤章惇。落職知隨州。素苦目疾。忽失明。上表乞致仕。惇抑之不得上。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公怡然就道。每諸子怨惇。怒止之。江行舟覆。扶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至永州。諸子聞韓維謫均州。其子告惇以父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公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合爲言。公曰。吾

用君實薦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今日言不可也諸子乃止在永州三年課兒孫讀書怡然自得每對客惟論聖賢修身行已及醫藥方書他事一語不出口而氣貌益康如在中州時

蘇東坡貶瓊州別駕居儋州儋故儋耳地非人所居公初僦官屋有司猶謂不可乃買地築室儋人運甓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爲樂時從父老遊若將終身

程伊川先生頤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編管

涪州、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忍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

伊川先生頤自涪還洛氣貌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也。

朱晦庵先生曰若若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延平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

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甚畢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張無垢先生九成謫居南安了無惱懟緼袍糲食家人幾無以自存親知餽遺公皆謝遣廣帥時致贏金公曰故舊不遺公之義也窮而苟取吾何敢哉悉歸之在南安歲久談經自樂手不停披題於柱曰予平生嗜書老來目病執書就明於此者十四年矣倚立積久雙趺隱然可一笑也

黄山谷庭堅跋李資深書卷云、余謫宜州半載、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乃抱被入宿子城南。余所僦舍、上雨旁風、無有蓋障、人謂不堪其憂、余以爲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何不堪耶。既設臥榻、焚香而坐、與西鄰屠牛之機相直、用三文錢買雞毛筆書此

蔡西山先生元定、慶元間、御史沈繼祖劾其佐朱熹爲妖、郡縣捕之甚急、先生色不爲變。及送道州編管、毅然就道、晦翁與所從遊百餘人送

別有泣下者。晦翁視先生不異平時。歎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兩得之矣。

或問胡澹菴公銓在新州十七八年不死晦翁曰天生天殺人如何解死得人

晦翁曰學者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又曰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若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又曰須是在我者仰不愧俯不怍別人道好道惡管他

黃勉齋榦曰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真能不動方是學者

文脩

范文正公仲淹貶知饒州余襄公靖上疏論救以朋黨坐貶尹舍人洙上言靖於仲淹交深臣與之義兼師友當從坐遂貶監郢州酒稅

張文忠公九成在經筵一日奏曰外議以臣爲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高宗問其故公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爲鼎黨無足怪也既而上章求去秦檜言於上曰此人最是比附趙鼎之深者自古朋黨惟畏人主

知之此人獨無所畏可與宮觀無何又爲御史詹大方所論落職編置南安軍

左正言陳禾鄞縣人初陳瓘歸自嶺外居於鄞與禾相好遣其子正彙從學後正彙告蔡京罪執詣闕瓘亦就逮拘侍黃經臣涖其獄檄禾取證禾答以事有之罪不敢辭或謂其失對禾曰死生命也豈可以死易不義耶願得分賢者罪遂坐瓘黨停官

周濂溪先生敦頤令桂陽郴守李初平知其賢

不以屬吏遇之薦諸朝又周其不給初平卒子幼先生護其喪歸葬之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人曰是能葬舉主者

李挺之之才爲孟州司法參軍性坦率不事儀矩太守范雍莫之知也後范建節移鎮送者皆出境外挺之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頃之范謫守安陸過洛陽挺之獨往省之前日遠送之人無一至者范始恨知之之晚

李文正公昉雅厚張洎而薄張佖及罷相洎草

制深詆之、而似朔望必詣焉、或謂似曰、李公待君不厚、何數詣之。似曰、我爲廷尉日。李公秉政未嘗一有請求。此吾所以重之、

劉燁溫叟子也、初通判益州時、王曙爲蜀帥、及曙坐寇準貶、在朝無敢往見者、燁歎曰、友朋之義、獨不見於今歟、往餞之、經宿而還、

王待制公質晉公祜孫也、范文正公仲淹貶饒州、治朋黨方急、公獨載酒往餞。或誚公、公曰、范公賢者。得爲之黨幸矣。

王公大寶知袁州同年宗丞沈清臣以詆和議忤時相貶沅州過袁公留之數日。僚吏白公恐觸丞相嗔公笑不答先居溫陵從潮州會趙丞相鼎謫潮公日從之游趙嘗謂公曰元龜昔監鼓院有譏者故予祠今觀元龜學識直亮廷臣無出其右且吾謫居此平時薦引之人。莫有至者。公肯獨來。不賢而能如是乎。吾過矣吾過矣

又謂欲知譏者名乎曰不願知也趙益稱歎

朱晦翁言蔡季通道州之行無幾微不適意丘

子服獨爲之涕泣流連而不能已處逆境恤窮交兩得其道

杜祁公衍老居睢陽時蘇公頌爲南京留守推官祁公深器之每間數日必折簡召嘗曰如君眞所謂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者

家教

竇學士儀性嚴重家法整肅每對客坐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

陳文惠公堯佐父秦國公省華三子長堯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子堯咨爲節度使皆舉進士及第秦公每與客坐三子侍立客蹴踖求去秦公笑曰兒子輩耳故天下以秦公教子爲法

司馬溫公光言五六歲時弄青胡桃女兄欲爲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子以湯脫之女兄復

來問誰脫曰自脫也先公適見訶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一語不敢謾。

呂正獻公公着教其子希哲甫十歲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雖甚暑不得去巾襪縛袴。茶坊酒肆無得入。市井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希哲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鮮矣、

胡安定公瑗治家甚嚴、尤謹內外之分、兒婦雖

父母在非節朔不許歸寧遺訓嫁女須勝吾家娶婦須不若吾家或問其故曰嫁女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加敬謹娶婦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韓忠獻公億教子素嚴知亳州仲子舍人自西京謁告省親康公與右相及姪柱史宗彥皆中甲科歸公置酒召客俾諸子侍坐公忽問西京有疑獄奏讞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能得已訶之再問未對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

祿倅貳一府，事無鉅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可知矣。欲撻之，衆賓力解方已。家教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

王文正公旦以儉約教家，不置田宅，曰：子孫各當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爭財爲不義耳。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止之曰：吾常以太盛爲懼，奈何與寒士競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

王侍制公質，文正公姪也。文正作舍人時，家甚

虛嘗貸金以贍昆弟過期不入輙所乘馬以償之公偶得其券以示家人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奉而不墜又得顏魯公爲尚書時乞米於李大夫墨帖刻石摹之遍遺親友終身不負所至有氷蘗聲。

范文正公仲淹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此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

黃太史庭堅云男女婚嫁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今蹙眉終日正爲百草憂春雨耳

田宅

沈僕射倫清介醇謹、建隆中、權要多冒禁市巨木秦隴間、及事敗皆自陳、公嘗爲母營佛舍亦陳其事太祖微笑謂曰卿非踰矩者、太祖知其居第卑陋遣中使爲治之、公私告中使願得制度狹小。中使以聞太祖亦不違其志

李文靖公沆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頹垣壞壁不以屑慮。堂前花欄壞夫人令勿葺以試公、公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一日弟維勸公治第、公

曰身食厚祿時有積賜計囊裝亦可興作但念內典以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後治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

畢文簡公士安卒真宗謂輔臣曰士安飭躬長謹遽沒可惜王旦等對曰士安官至輔相無田

園居築沒未終其家用已屈眞不負陛下之所知矣上感歎賜其家白金五十兩

王文正公旦爲相所居甚隘眞宗嘗欲治之公以先人舊廬懇辭而止

處士魏野贈寇萊公準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宅起樓臺

范文正公仲淹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請治第洛陽營園圃爲佚老地公曰吾年踰六十在世無幾且西都園林相望誰障吾遊者豈必已

有哉有欲為公買綠野堂者公不肯曰晉公唐名臣吾所尊仰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寧使弊壞或歸之他人吾則不可取也

趙清獻公抃家三衢所居甚隘弟姪貿鄰翁之居以廣第公聞之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為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捐其直

楊尚書公玢致仕舊宅為鄰人所侵子弟欲訟之以狀白公批云四隣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

弟不敢復言

尊生

或問神仙之說有諸程明道先生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說保形鍊氣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前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此亦理也

或問人壽數可力移否程伊川先生曰世間有三件事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爲耳先生嘗謂張繹曰吾受

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于保生耶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耻。

邵康節先生雍居洛每歲正二月出四月漸熱即止八月出十月漸寒即止有詩云人有四不出大風大雨大寒大暑也

關中隱士騎耕[illegible][illegible]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

坐右。夏至宜節慾。冬至宜禁慾。蓋一陽初生。其氣甚微。故當禁之。不特節也。唐柳公年八十。有强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不以脾胃熟生物煖冷物。不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爲坐右銘

黃魯直先生庭堅曰。人生血氣未定時。不知早服仲尼之戒。故寒暑易侵。學道以身爲本。不可不留意斯事也。

劉元城先生安世曰某尋常不服藥。紹聖初謫嶺表。年四十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且不許。

因念父母惟其疾之憂忽憶溫公語云北人在瘴鄉唯絕慾可不死遂舉意絕之自是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劇談雖夜不寐異朝精神如故趙清獻亦本朝名臣絕慾不能乃掛父母像於臥床中不亦瀆乎昔陶潛賦歸去來即徑歸而王羲之乃自誓於父母墳前且仕宦豈是不好事但看行已如何若有益於社稷生靈勝獨善多矣蓋先生自比彭澤而以清獻比右軍也先生坐必端正未嘗傾側每日行千步

燕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晝寢倦則啜茶甚至六七盌終身未嘗草書歲時家廟祭饗拜跪全七十有二未嘗廢闕

生計

司馬溫公光每見士大夫詢生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輕去就耶

內翰賈公黯及第往謝杜祁公衍公以生事爲問賈退謂公門人曰黯非謝公公無所問獨問生事豈以黯爲不足乎公聞之曰賈君登高第爲顯官其文學不問可知獨懼其生事不足進退不輕道不行而已

許魯齋衡曰學者治生最爲先務生理不足於

學未免有妨。彼妄求躁進，及居官嗜利者，蓋亦害於生理之所致也。

兵事邊事

程氏遺書云自古餽運無不須民動衆者然古有兵卒戴糇糧而行兵止在中國不遠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餽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筭來一夫餽一兵只供七日餘日必乏食且須三夫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乏食餽運之難如此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兵知此耳

孫侍讀公甫慶曆中爲諫官時西方益禁兵二

十萬、北方又益土兵二十萬、又益禁兵四十指揮、及羣盜張海等流刼、又令天下益兵、公言曰、天下所以大困在浮費。而浮費之廣者、兵爲甚。今兵已百萬、不能止盜、又可益之耶、於是極論古今養兵之利害、不報

范忠宣公純仁在政府、西帥有以威敵斥境請者、公手自答曰、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鴟梟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不惟不能勝、勝亦不可勝、雖勝亦非也。

秦州與羌人爭古渭州集賢學士劉公敞請棄之謂假令新城足以蔽秦州無羌胡之虞雖傾國守之可也不然地形便利賊能乘之以擾邊雖傾國爭之可也今何所輕重而糜國財困民力損士卒之命以貪咫尺之地時議不同竟留之自是秦州多事人始服公識見

神宗初年歸契丹歲幣召二府觀之皆言厚費且屈辱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張文定公方平曰陛下亦知先朝與契丹幾戰戰幾勝乎諸人

無知者公曰自祖宗以來七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一勝耳陛下視和與戰孰便

慶曆中范忠文公鎮言備契丹莫若寬三晉之民備靈夏莫若寬秦民備西南莫若寬越蜀之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夫兵所以衛民而反殘民吾恐異日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民也

蘇丞相頌元祐初以吏部尚書兼侍讀公每遇經筵進講至弭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動人主

及爲徂深戎疆埸之臣邀功生事。

張文定公齊賢言自古疆埸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撫御得人。但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如此。則邊鄙寧而民獲休息矣。

自唐末蕃戶有居渭南者。温仲舒知秦州。驅之渭北。立堡柵以限其往來。太宗覽奏不懌。曰。古羌戎尚雜處伊洛。彼蕃夷易動難安。一有調發。將重困吾關中矣。寇萊公準言唐宋璟不賞邊

功卒致開元太平疆埸之臣邀功以稔禍深可戒也太宗因命公使渭北安撫族帳而徙仲舒於鳳翔

范忠宣公純仁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公對曰城郭粗完甲兵粗修糧儲粗備上愕然曰卿才能必精于邊事何言粗也公徐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臣願陛下無深留意於邊功恐邊臣觀望生事結釁夷狄殘害生靈耗竭財用糜費爵賞不

惟爲目前之害又將貽他時意外之憂臣願陛下究孟子交隣之道修孔子來遠之德使好生之仁洽于夷狄彼時愛戴陛下如父母雖其酋首桀傲欲侵侮我疆其徒亦不爲之用也

呂正獻公公著拜御史中丞入對神宗語及西陲事公退而奏曰惟當修嚴武備來則應之以逸待勞若臨邊大臣張皇武事議深入合戰求奇功皆非至計後公去位西征無功皆如公所料公又嘗言自古治戎不過修備爲備之道莫

先積穀元豐五年出安撫定州謝表曰進不敢希功而生事退不敢弛備以曠官人傳誦以爲據實

熙寧初富公弼再相神宗首問邊事富公曰陛下臨御未久臣愚以爲首當推恩惠布德澤二十年未可道用兵二字萬一戎狄渝盟人神共怒爲應敵之計可也上曰所先當如何富公曰阜安乎內爲先蓋是時王荊公勸上用兵以威四夷於是用王韶取熙河以窺靈武結高麗以

圖大遼，又用章惇取湖北夔峽之地，又用劉彝沈起窺交趾，二人造戰艦於富良江上，交趾偵知，先浮海截兵，陷廉州，又破邕州，殺守臣蘇緘，屠其城，掠生口而去，又用郭逵趙卨宣撫廣南，使直擣交趾，逵老將，與卨議論不合，為交趾扼富良江，兵不得進，瘴死十餘萬人，元豐四年，五路大進兵取靈武，夏人決黃河水櫃，以灌吾壘，兵將凍溺饑餓，不戰而死者數十萬人，又用呂惠卿所薦徐禧築永樂城，夏人以大兵破之，死

者十餘萬人報夜至上早朝當宁慟哭宰執不敢仰視上歎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曰臣嘗言之上正色曰卿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卨曾言用兵不是好事既又謂宰執曰自今更不用兵與卿等共享太平然上從此鬱鬱不樂以致大漸

范文正公仲淹守延州初西人籍爲鄉兵者數萬既皆黥以爲軍公所部獨刺其手公去兵罷得復爲民

秘書監劉几温叟孫也閒與人語邊事謂張耒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腦乃平日禁其爲樂不亦難乎夫椎牛釃酒豐犒而優養之非欲以醉飽爲德所以增士氣也耒敬識其語

明道雜志卷之下

明道雜志卷之下

全